

我们是彼此的人间烟火

——鲍贝小说《还俗》读记

《还俗》是鲍贝三部小说的合集。一部是长 篇《观我生》,一部是中篇《此刻有谁在世上某 处走》,另一部是"短篇"《无缘无故在世上

我是把这个"短篇"当成"后记"来看 的。所以,读完《还俗》中的《观我生》和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一句话便插了翅膀 似的向我的脑海中扑了过来: "在我的后园,可 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

这是《野草・秋夜》开篇的话。一句被分 析、肢解了无数遍的话,它似乎有特别的深 意。文末,鲁迅从秋夜的玄思中抽身而回,对 着白纸罩上的小青虫,"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 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 精致的英雄们"。

呵,飞蛾扑火——"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

如今的它们,已是结伴而行,飞入了鲍贝 的《还俗》,真可是化作了"苍翠精致的英雄"。

鲁迅的温情奇喻,正可移用在《还俗》主 人公的身上。他们是《观我生》中的"我"和 Frank (哈姆、贡布); 他们也是"我"和泽 郎、加央,从《观我生》的"虎穴"中一齐沉 陷又沉陷, 跌入《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的 诗句中, 跌入《无缘无故在世上走》的病态 中,似乎就要重生于新的现实,冲破虚构的 "白纸罩",拥抱幸福的圣火,不料又被一阵莫 名的阴风吹乱,没有升腾,只有坠落。

三部小说合在一起,鲍贝命名为《还俗》, 这有一定的合理性。Frank和泽郎都是从寺庙 走出的还俗之人,而且他们本就是一个人,一 个无端进入寺庙又决意走出寺庙的人。Frank 在《观我生》中业已完成了一次生死的轮回, 因《观我生》在《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中 的"出版",于是化作泽郎再次出现,找到 "我",用现在时髦的微信聊起了《观我生》中 的他和"我"。故事的结局,是他们没有重现 《观我生》中的相遇,泽郎在寻"我"的路上因 车祸而亡,再次将"我"留置于大而空的世



界,于是小说末尾,里尔克犹如咒语般的诗句 雷电一般劈闪着: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 死/望着我。

确有神秘的力量存在,否则不会再有《无 缘无故在世上走》中虚构故事的主人公、出版 社编辑和作家本人新一轮的虚构与真实的缠绕 接力了。三部小说的叠合,增加了复述《还 俗》的难度。故事确定,人物确定,时间却是 支离破碎又反复拼贴才连缀起来的(那还是时 间吗?),未知的命运如冬日雾霾中的人迹一 般,似有若无,模糊不定,有点像大变活人的 魔术。你的身体和灵魂被虚构的奇幻与叙述的 变奏撕扯,一时升腾,一时坠落。从《还俗》

抽身而出, 你大概也是要化作那"苍翠精致的 英雄"了,用《秋夜》里的话说,真是"可 爱,可怜"。我想小说家和"我们"是站在同一 个队伍中、朝着同样一个高音喇叭的。于是, 享受了阅读的"快感"之后,我们不禁要问, 《还俗》的题旨为何,小说之于我们的意义是什

在《观我生》中,"我"只是一个幻想着靠 写作谋生的富家女,她的写作尚处于模仿阶 段,对于"听来的故事"基本上是照单全收, 没有了 Frank 的讲述,她大约无法控制自己写 作的速度。不过,她的虚构和想象仿佛天生异 禀,有如神助,许多对梦的描摹确如彩虹一般 赏心悦目。这些笔法,我想远非那个身为富家 女的"我"所能胜任;这些不时散落的奇丽的 梦,大概只能经由小说家的"我"来为她代 笔。所以我看,在《观我生》中,一直存在着 两个"我",一个是富家女的"我",一个是 "小说家"的"我",她们如孪生,跳着危险的 贴面舞,时而分开,时而合一;一个跟踪着 Frank 的脚步,在杭州、拉萨、尼泊尔、不丹 的旅行中飘摇,不断确证这一个他的前世今 生;一个潜伏在名为古若梅的富家女的梦乡 里,不断刺探她潜意识深处的那一片草原,一 次次接近这一个她的原初的禁果之核。

"小说家"的"我",在《观我生》中草灰 蛇线般的存在,为《此刻有谁在世上走》奇迹 般的出现,留了一颗孤独的火种。在小说中, 她如《画皮》的故事那般意味深长地变回了 "小说家"的"原形",再一次作"观我生"的 婀娜状。小说中的人物果真找上门来了, 对号 入座,让人寒惧。在现实生活中,如此的"严 重时刻"不是没有。如是贴了金,皆大欢喜, 喝酒吃肉,如是抹了黑,大张旗鼓,对簿公 堂, 徒唤奈何。但还是少数的吧——毕竟, 小 说家比一般的人还是要聪明许多, 更要世故许 多,老谋深算大约应是他们这个职业的第一修 养吧,绝大多数的小说家怎么都不会犯这种低 级的错误。那么,鲍贝小说人物的打上门来, 是真是假?她说得好像是真的,仿佛她真的经

历一般。她借了"小说家"的"我"的嘴说: "写作经年,虚构的人物无数,连自己都数不 清,也记不清了。还从未碰过小说中的主人公 哪天会突然找上门来的。"

可他真找上门来了。我以为,这是发生在 小说家鲍贝身上的真事。确有雷同,绝非巧 合。在《观我生》的故事中, Frank(哈姆、 贡布)纵身一跃、不告而别,以欣然赴死的自 杀幻想着能够洗却自身的罪愆。其故事的震 撼,是虚构出来的如传奇一般的"读者反应"。 在《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中,他以《观我 生》小说原型的身份复活, 化作惧怕临近死期 的泽郎,这合乎基本的人情,他纠结于《观我 生》中他的死亡结局而不能自拔, 最终却以应 是偶然的车祸死亡: 尘埃落定, 殊途同归。

我是真的唏嘘不已了。《观我生》彼时的虚 构,是此时《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的现 实,而此时的现实,果真只是小说家又一次精 心谋篇的虚构吗? 若是, 真可辜负了"此刻有 谁在世上某处走"的美好的悲情了。

把小说读成了真的事实, 这还真验证了余 华所言:"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真的中毒太 深了,我如小说中的泽郎一般,被"小说家" 的"我"一再地嘲笑、反感:"把小说所有细节 都往自己身上套的神经病","阴魂不散的人", "真是百无聊赖啊"。

不止是我,小说人物泽郎也以为是真的, 作品中"我"的朋友给出的理由是:"虚构又不 是撒谎,它只是你们小说家用来表达经验和重 构世界的工具。"厉害了,这句话,它真是胜过 了许多评论文章的滔滔不绝,这一读感远胜过 我千倍百倍。泽郎说:"我失眠了。整夜睡不 着。……我们一路上发生那么多事情,仿佛都 是我亲力亲为。我知道所有情节都是你虚构 的,但对我来说,这些经历比我在现实生活中 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真实,它们让我着魔,也 让我着迷。"你看,泽郎是一个多么好的读者!

与此同时,"小说家"的"我"也受到了奇 妙的感染。"真实的霉菌"在她的心头发芽,虚 构与真实的边界消失了,"小说家"的"我"多 次蒙圈之后,在泽郎"真实"的裹挟下,也不 得不在歉疚、罪恶、恐惧、迷茫的状态下妥 协,而任其蔓延,直至泽郎的死讯到来,又陷 入新的无以复加的虚无。

苦痛与罪愆似乎永无终结。在短短的《无 缘无故在世上走》中,又一次读到的,是虚构 人物与真实存在的扭结, 是一部小说偶然出世 的鬼使神差,是一个写作者不可违抗的宿命 感,是人的信仰虚无化的结晶。

所谓, 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 无。事实是,《还俗》这部小说与我们是切切实 实相关的。它迷失,但追问的是真相。它逃 避,但时常蜷缩在爬满青苔的角落里做着毫无 破败的梦。它笑对孤独,它不惧死亡。它爱每 一个自己,它忧郁而宽容,偶尔一次的勇敢决 定为每每退缩的人们带来鼓舞。它的现实,是 你我的现实。它如此切近俗世中的我们, 又指 给我们俗世之外梦有别的模样。它叛逆,只对 自己的内心臣服。"不停地荡来荡去,不知来 处,也不知归途","我们对意义的不断追寻, 却又让我们不自觉地陷入到无尽的忧虑和迷惘 之中"。如此无形的钟摆,唤回了我们面对时 间刻度时早已麻痹的痛感。时光逆流,它带你 我重回旧日时光的芭蕉树下,吟一曲"残雪凝 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胧 明。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肠断 声里忆平生。"它的凄怆是一种暗示,"今古山 河无定据"的塞外豪放背后,是"相看好处却 无言"这般温婉携扶的更为长久的历史绵延。

《观我生》《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 无故在世上走》,终于合在了一起,成就了如 今的《还俗》。它就像冷窗外的那些树,"默默 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在冷的夜 气中", 我们"瑟缩地做梦, 梦见春的到来, 梦见秋的到来, 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 末的花瓣上",她说:唯有小说,才是我的人 间烟火; 唯有在小说中, 我们才是彼此的人间

(《还俗》,鲍贝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 8月出版)

■新知新思

贾平凹的民间本位

-描述乡村士绅社会解体的《山本》

在《山本》的后记中,贾平凹写到:"写作的日 子为了让自己耐烦,总是要写些条幅挂在室中, 写《山本》时左边挂的是'现代性,传统性,民间 性',右边挂的是'襟怀鄙陋,境界逼仄'。我觉得 我在进文门,门上贴着两个门神,一个是红脸,一

贾平凹有自信,说自己在"进文门",这是低 调的张扬,有内涵的奢华。两个条幅不知谁有幸 见过,这是高低的两个门槛,贾平凹正处其中,右 边的是自谦,左边的是理想。因此这个作者自我 设定的理想成为我们解读《山本》的出发点。

乍一看来,现代性、传统性和民间性之间不 是并列的关系。作者实写了民间,也写了传统, 可是涡镇的尘土中似乎无处寻觅现代的影子。 不过,细细查看,这漫天的尘土正是现代的炮火 猛轰传统稳定的结构之后一地碎片的民间。

这里的民间,有名有姓的是涡镇舞台上更具 有支配力的个人。这些地方精英具有较多的异 质性,既有有功名的士绅,也包括长老以及各种 职能性精英,如绅商、商人、士绅经纪人,以及民 国时代的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土匪头领 等。还有一位作者创造出的熠熠生辉的女神,承 载他"世道荒唐过,飘零只有爱"的文学情怀。

自轴心时代文明创制后,士大夫阶层成为中 国社会的重心,上则庙堂驰骋,下则回归乡村,与 宗法乡村文化融为一体,维系了社会的德治与 稳定。然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之时, 士绅社会开始解体,旧秩序崩溃,新秩序未能 建立,群雄逐鹿,小说将目光聚焦于一个可以 把控的村镇社区,在一桩桩生动事件的描绘中, 惊心动魄地呈现了这个解体过程。因此,这本 小说更像一本成功的民俗志。一位民俗学专 业的研究生这样评价此书:"虽然贾平凹新著 《山本》的阅读没有快感,但令人震撼。这部名 为长篇小说的书,写的是陕西一个名为'涡镇' 的村镇社区在1927-1937年间的生死。这完 全是一部细致生动的民俗志,比我见过的任何 一部民俗志都深入。我个人对自己生长的村镇 根本无法达到作者把握涡镇的水平。读了这本 50万字的书后,仿佛又让我重新经历了10年的 乡村生活,对民俗的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个整体 的认知。'

确实如此,作者对民间生死善恶的描摹那样 栩栩如生,仿佛这是一部以涡镇为中心的质性 研究作品。总的来说,作品中的民间社会有下 面这些角色,有两位男女主人公,同时有丰富的 民俗事象伴随其中,背后矗立的是贾平凹式的民

间本位。

一、角色 1、巫师长老

陈先生瞎眼后成为中医医生、心理医生,同 时还兼职证婚等,是涡镇长老式的精英。他有一 定的文化事务上的权力,但被排除在政治、军事 权力之外。

长老的功能为治疗。

2、军事精英

涡镇出了三位军事精英:阮天宝、井宗丞、井

村落内部的两位男士外出打拼,成长为军事 精英。一位投身游击队,一位加入保安队。另一 位留在村中,成长为自助自卫型村落武装预备团 的头目,由此实现出人头地的个人目标。三股势 力成为最有分量的力量,左右着涡镇的命运,最 终后面两股势力被炮火扫平,"红15军团"取得 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涡镇和涡镇上的人全都变成 了一堆尘土。

3、土匪头领

五雷。土匪的功能有绑票等。

4、富商

吴掌柜和岳掌柜这样的富商没能成长为军 事精英,他们人死财灭,财富没能传承下去。

5、有功名的知识分子

麻县长。"这就是县长吗?虽然穿着四个兜 的中山服,戴着礼帽、眼镜的,咋看都像是个教书 的先生呀!"非涡镇人,外调干部。水土不服。"处 处举步维艰",成为傀儡,遂以创作地方植物、动 物志书为业。志书是中国自生的传统,植物、动 物脱离医学而专门成为学问,则显然有西方科学 的痕迹。中西合璧的知识分子毫无作为,在涡镇 毁灭的时候,以身殉职,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

6、英雄的助手

杨钟。从小长大的哥儿们。在井宗秀成为 团长后,主动外出寻找他的哥哥。

杜鲁成。学画庙宇栋梁时结识的师兄。 周一山。外出寻找回的能人。

夜线子。主动投奔而来的游勇。

7、底边人物

老魏头是打更的大爷。打更这份职业硬是 让他做了一辈子。

8、超脱者

罗树森。抗粮抗税得罪了预备旅,家人被 杀,自己的对头也被杀。他拒绝了做保安队副队 长的邀约,下落不明。

二、民俗事象

女主人公陆菊人探得一块风水宝地,阴差阳 错变成了男主人公井宗秀家的坟地。井宗秀作

2、信仰。

老魏头信仰一张钟馗画,挂在自己的家中, 有事时祭拜。

实体庙宇为130庙。可以烧香、诵经、祈祷, 设有延生、往生的牌位。这里是女人可以光明正 大的外出空间。另一处则是坟地。

万物有灵。古老的皂荚树,道德的审判者。 动物、植物皆有灵气。会报恩,会报仇。

最高理想是当官显贵。"陆菊人说:坟地是小 了点,可你爹是要让你当官显贵的,你就只是当 个岳掌柜那样的财东吗?"

平衡观念:井宗秀迅速崛起,但自己没有性

天命观:陆菊人成为茶行总领,被认为是金 蝉转世。井宗秀初成为保卫团团长时,陆菊人为 其造势说井是城隍转世。

3、工匠技艺

特别介绍了庙宇栋梁画师的技艺传承。

莫郎中的接骨。 4、社火

耍铁礼花

5、风俗

认干爹。孩子满月了,孩子是什么时辰出生 的,满月的当天这个时候就抱了孩子提一壶酒和 煮熟了染上红色的鸡蛋,从家门口往街巷口走, 碰见活的东西,比如人,比如牛马猪狗,就认定那 是干爹。

领牲。秦岭里养牛养猪的多,养羊的少,杀 羊就要领牲。领牲是主人许个愿,往羊身上泼 水,如羊抖掉水,这便是羊领了,就可以杀,要是 不抖,杀羊的人就得跪求羊领了吧,羊还是不抖, 就是不领,那就不杀了。

三、男主角井宗秀的命运

1、第一桶金是挖到了古墓里的古董。 2、利用镇上两位富商的竞争关系,租种其中 一位18亩地。将钱洗白。显出政治手腕。

3、开办酱货坊,由农转商。

4、主动与土匪五雷周旋,借力打力,赢取了 大宅子和政治威望。

5、挑拨土匪内讧,联合镇外富商自助武装和 保安队剿灭五雷后,自己成为预备团团长,有了 光明正大的旗号。自己招兵买马,麻县长为其要 来了69旅的军火。

6、预备团与保安队争夺地方统治权。残酷 厮杀,成王败寇。预备团联合了麻县长,找到冯 玉祥部12师的一个连助战,剿灭了保安队。阮 天保逃走,加入游击队。

7、将麻县长迎接到涡镇,盖起县政府。"有 人向他们打听县政府里是什么花样,麻县长是 不是一来就坐堂了?王喜儒说,大堂体面得很, 正面墙上悬挂了孙中山的像,左边是总理遗嘱, 右边是冯玉祥的誓词。麻县长是坐堂了,他们 赶紧都穿了长袍马褂跪下叩头,听候差遣。麻 县长却让都起来,说:我们要建立新规章,改 掉旧习惯,见我不要跪,现在人人平等,有事共

8、请陆菊人做茶行总领,经营茶行大获成 功。补充预备旅的开销。

9、收缴粮税、扩大势力范围。主动攻打阮天 保的游击队取得胜利。

10、剿灭不服气的璩水来,活剥叛徒三猫的 人皮。"他的身体明显发生了变化,嘴角下垂, 鼻根有了皱纹,脸不再那么白净,似乎还长了

11、在涡镇修建钟楼。

12、游击队内讧,井宗秀之兄井宗丞被阮 天保及手下刑瞎子杀害。井宗秀捉到邢瞎子,

13、阮天保杀死井宗秀。 14、阮天保所在的红15军团消灭了驱除 他阮家的涡镇。红军消灭了国民政府治下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变动中的 地方社会中,有能力维持地方秩序的强人成为地 方精英,他们是有能力领导地方民团抗击土匪 的人,而不再是受过教育、有财富的人。他们高 度依赖暴力的力量。为这些地方精英崛起提供 机会的是地方自治。他们追逐的是地位、财富, 再不包含提高自己品行和修养的内涵。

旧秩序毁灭,新秩序由麻县长代表,空洞无 力,令村民发笑。这个空隙中,民间激发和开放 出来的是赤裸裸的暴力。贾平凹似乎化身为书 中的陈先生,悲悯、无力地看着这一切。每一页 都在死人,描述乱世中人的死法不是作者的目 的,他不相信民间可以自生出合适的秩序,虽然 这里有那么多善良的人们,生存的智慧,勇敢的 生命,但这些不足以带来稳定和福祉。

现代化进程紧逼下传统的溃败过程,就是 如此惨烈。上层知识分子与农村已经完全脱



节。民间被踏平、再生,再踏平,那么博大有灵 又贫弱残酷的民间,作者深爱着这大地,但又不 相信这民间的自治。知识分子本来是理想的代 理人,但又如此虚弱而边缘。作者看不到这一 团矛盾如何重建,出路何在,便在一片炮火中让 一切毁灭。在肉体上和物质上根除了过去,都 化归尘土, 恩怨与生死都回归秦岭, 不再有喧 嚣,不再有争斗,一切安静了,宁静了,这才是山 本来的样子。作者冷静地描写了那么多热望, 最后又弃绝了人世。这么难以把握,索性不要 去想,和光同尘,遁出世外,自我修养。站在宇 宙的视角,人和蚯蚓又有什么区别。麻县长在 写动物志、植物志,贾平凹写人物志,没有分别, 没有爱憎。这文学家的悲悯和超脱,是自我肯 定式的,是远离社会式的,这是另一种精英的姿 态,全死光的涡镇一片尘土,披上大地的颜色,

"历史与社会科学由于是知识分子用文字 书写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有文化的官 员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很好地用以揭示那些 沉默的、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贾 平凹更多地保持了自己作为作家的良知和责任 感,坚持对田野、历史和生活的密切观察,其民 间本位虽然难以摆脱精英主义的灵魂,但已经 令人肃然起敬了。就像他在后记中描写的那个 石狮的形象,它蹲在秦岭中一个峪口前的梁上, 即使已成碎石残沙,眉目难分,但"仍是石狮"。 我觉得,这个石狮,就是贾平凹个人的精神样态。

(《山本》,贾平凹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4